

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

李如龙 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京) 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李如龙主编.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5619-0761-3

I. 东…

II. 李…

III. 华侨—汉语—研究—东南亚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962 号

责任印制: 乔学军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 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 数: 200 千字 印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5619-0761-3/H·9966

定 价: 13.50 元

略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代序)

暨南大学 李如龙

东南亚的华人,大都是从闽粤琼三省移居的。虽然移民的历史久远,与本土的交往在中断近半个世纪之后已经日趋疏淡,在东南亚各国,除新加坡之外,都只是少数民族,但是几乎故土的方言品种至今都仍一应俱全。从大类来说,有闽方言、粤方言、客方言;按小类说,闽方言中有闽南方言、闽东方言,连在本土只有 300 万人口的莆仙方言也有一席之地。闽南方言中还有泉州话、漳州话、潮州话、海南话之别,甚至同属泉州音还有晋江音、安溪音、永春音之分。粤方言中有广府话、四邑话之别,四邑话里还有台山音、新会音之分。客方言中也有梅县口音、永定口音和河婆(揭西)口音、惠州口音之别。为什么东南亚的闽粤人的后裔能够如此顽强地保存自己的母语?就深层的原因看,华夏文化的传统精神及其派生的地域文化所蕴藏的生命力为此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就表层的原因说,他们在移居地的社会生活,包括血缘、地缘、业缘的各种联系,民间信仰和习俗的传承,则是保存母语方言的直接土壤。研究这些汉语方言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可以加深我们对东南亚华人的历史文化的认识。

—

从发展的观点看,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生活经历过深刻的变化,对此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显然有助于东南亚华文化史的研究。王赓武教授曾把东南亚华人史分为流寓时代(19 世纪以前)、华工华商时代

(19世纪)、华侨时代(1955年以前)。这种分期是很有见地的,已为多数学者接受。就其语言生活状况看,这几个不同的时代也确实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在流寓时代,闽粤流民或是逃荒的灾民,或是逃亡的败兵,或是跟随商船外出的生意人,大抵都是暂时的集结居留,并未融入当地社会。他们说的话和本土的方言应该是很少有差异的。在华工华商时代,大多是从投亲靠友的“浪邦”开始,自己组织宗亲会和同乡会,互相帮助、互相保护,开矿、种果、做小生意。这时的语言依然是未改的乡音。当时出洋较多的是闽南和粤东沿海的人,因而闽南话成为他们的共通语。在新马、印尼一带,由于和马来人有不少的交往,那里的华人大家都努力学习马来语,那里的闽南话和马来语、印尼语之间有了一批相互的借词。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当地编印的一些供华人学习的巫语词典记录了这样的一些情形。在华侨时代,由于人们还是把自己作为旅居客地的侨民,虽然也和当地民族一起和殖民主义者抗争,但政治文化都还是认同于中国,并且介入中国的阶级斗争。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期间,又团结一致抗日图存。虽然血缘、地缘、业缘组织还十分活跃,彼此之间的抗争、联合交往也密切起来了,加以辛亥革命之后华文学校的教学普遍推行国语,因而在各方言继续活跃的同时,又通行于相互间可资沟通的普通话。由于和当地民族的交往已久,婚娶往来也增多了,华人学会当地民族语言的也日渐增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大体上是以方言为基础,中国国语和当地民族语备用,这就初步形成了多语并用的局面。到了华人时代,社会风尚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多数人完成了当地国家的认同,在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语文政策之下,所使用的语言只能转向所在国的国语(在新加坡则以英语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汉语和中文(包括共同语文及方言)从受冷落到受排挤甚至遭到禁止。在这样的情况下,汉语方言只是在老一代华人之中使用着,青年人还懂点普通话,不少地区的少年儿童已经难以使用汉语交际了。这一时代,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因地而异,类型繁多,总的趋势是多语并用,以外族语言为主。这是从宏观的历史时代所作的考察,人

们从中可以看到汉语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两条起落的曲线。

对于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生活,我们还可以微观地考察家庭和个人用语。一般说来,第一代出洋的华人往往都是母方言的传承者,第二代之后或兼用汉语共同语,或兼用当地民族语和宗主国语言,第三代之后就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局面了。诚然,由于移民的年代不同,这种微观的世代交替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但其宏观的演变模式大体上是一致的。

二

对于东南亚华人当前的多语并用、方言萎缩的语言生活现实,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

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族语言上升为国语以取代殖民主义的官方语,例如印尼语、马来语、泰语等等。作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促使民族语言的统一、普及和规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那里的华人既然认同了所在地的国家,也就理所当然要尊重国语、学习国语。

经过数百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之后,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都是经济文化不甚发达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二次大战之后,有些国家又经历过多年内战,或卷入冷战的对抗。60年代以来,好不容易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东方民族国家为了急起直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大都十分注重英语教育。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仍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种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华语(普通话)的逐渐普及,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现代的工商业社会,旧时的宗亲会、同乡会起不了大作用了。如今,那些机构和场所只是老人们休闲文化活动的去处而已。不同方言区的华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交往增多了。在其他华人地区,包括大陆、台湾及美洲各地也大体普及了普通话,因而在东南亚华人之中普通话

也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要求。新加坡 70 年代以来大力倡导华语运动(甚至限制和约束方言的使用),对周边国家影响也很大。语言的统一是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海外华人中普及普通话也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

所在国国语的发展、英语的应用和华语的普及,这都是东南亚各国现代语言生活中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原有在各地通行的汉语方言的境遇,首先要服从于这个多语并用的大势。至于汉语方言能否得到传承,则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人口的多少、是否聚居、官方语文政策,以及是否有普遍的族外通婚等等。在泰国和菲律宾,同一方言母语的人聚居的仍多,华文学校还允许存在,族外通婚也较少,所以,泰国的潮州话和菲律宾的泉州话还保存得相当完整。在马来西亚,华裔人口大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按方言区聚居的情况变动不大,族外通婚的也不多,官方语文政策虽有种种限制,华文中小学仍然允许存在,那里的多种方言在青年一代仍能得到传承。而在新加坡,虽然华裔人口相当多且与外族通婚的甚少,那里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国家,也无所谓分散而居,但因为政府推行的组屋计划就是有意使操不同语言和方言的人杂居共处,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提倡华语、压制方言,如今青少年一代已经有不少人不能用方言母语和上辈人沟通了。情况最严峻的是印尼,那里华裔绝对人数不少,但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及百分之五,虽亦聚居,但族外通婚或雇用外族奶妈是相当普遍的,加上华文学校被取缔,华文报纸也几乎禁绝,大量的青少年不但不会说方言母语,连华语也没机会学习了。

我们曾经对马来西亚的青年进行过 100 多例的调查(含了解其家人),统计结果证明:能否使用方言母语,一来与年龄有关:老年人使用较多,而依年龄递减。二来与文化程度及职业有关:文化程度低、从事零售商的人掌握方言较好。从不同方言区说,客家人保存母语似乎多些。关于除母语之外兼通华语及其他方言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兼通华语是普遍现象,至于方言间的兼用,福建话与潮州话兼通的多,客家话则与广府话兼通的多。关于几代人之间的沟通用

语,青少年之间使用华语多于方言。因不同话题而使用不同的语言,则是谈论日常事务使用方言多,谈论社会问题使用华语多,谈论商务时则介于二者之间。

总之,在多语兼用、多方言并存的东南亚各国,并存并用的多种语言之间显然有竞争。决定竞争胜负的,一方面是不同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则有政治(政策)的因素,经济(谋生需要)的因素,文化(习俗)的因素。各种语言拥有的使用者与年龄、文化、职业有关,与通行的交际场合及不同话题有关,其中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情形以及明显的倾向性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三

在东南亚各国,不但华人社区或华人群体里兼通华语、多种方言和其他民族语言;其他民族的不少人也兼通华语或汉语方言,华语及诸方言、不同民族语言,在并存并用之中,势必就会互相影响。

闽粤人到东南亚去,唐宋以来就陆续有些记载。入明之后,所见史料中,福建漳泉人到印尼、菲律宾定居的不少。南宋以来,泉州港的兴起,那里的造船业和航海业都得到相当的发展,郑和下西洋就有多次是从闽江口启程的,闽人早期移民南洋显然同这些事实有关。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写道:“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属爪哇国所辖……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正是这样的史实决定了:印尼语马来语中为数相当多的汉语借词都是从闽南话借用的。

闽南话和印尼—马来语的借词是相互的。本人曾据几本词典作过统计,印尼语词典中有闽南话借词 200 多条,有些借词由于年代久远,本地人已经误认为是“雅加达方言”了(例如 gua:我,encek:叔父,loa:萝,cabo 妓女,kacoo:蟑螂,topu:桌布,jok:褥,kongko:讲故事)。闽南话向印尼语、马来用语借用,经过华侨回乡带进闽南话的比较通行的借词也有百来个。如果就住在印尼、马来西亚的闽南人说的闽

南话作统计,借词自然还要多得多。这些借词不但有热带名物,例如:kari:咖喱,sate:沙茶,buaya:鳄鱼,kapas:加贝(棉花);也有许多常用的基本词和虚词,例如:sabun:肥皂,kawin:交寅(结婚),mati:马滴(死),arah:估计,ciampok:煎薄(友好往来),jiamben:担保,等等。更有趣的是两种语言的双向互借。例如吃,闽南话说食[tsiah],印尼语借为ciak;印尼语说 makan,闽南话也借用说“马干”。闽南话“情理”被印尼语借用后音 cengli,印尼语 patut 则为闽南话借用为“巴突”。这些情形都说明了闽南话和印尼—马来语是在长期的平等而密切交往中产生的语词借贷。有许多是一般语言的借词所少见的,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印尼—马来语与闽语的借词,研究的人较多,在其他国家里的相互借词就很少有人研究了。在菲律宾,据 Vito. C. Santos 的“Viccassan's Pilipino English Dictionary”,他加禄语中也有一些闽南话借词,例如 a'am(饮):米汤,tokwa:豆干,totso:豆浆,tawge:豆芽,tawsi:豆豉。相信在泰语、缅甸语、越南语中也应该会有汉语方言的借词。

除了借词之外,东南亚华人的语言还受当地语言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例如马来语和印尼语都没有声调,没有送气不送气音的区别。语法上也会受当地语言的影响。不但汉语和当地语言会相互渗透,普通话(华语)和诸方言也会相互影响。例如南洋的华语中总把“一百五”说成“百五”,“一万二”说成“万二”,这是受闽粤方言影响的结果。在语音方面,多数人说的华语带有明显的闽粤腔调。

四

最后,关于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生活,还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就是不同国家的语言政策的比较研究以及未来语言生活的预测。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该容许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多种语言文化融成崭新的民族文化,自会更加丰富多彩,这是不待言的。即使从现实的经济利益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地和

台湾以及香港的市场联成一片,与东南亚华人社区之间的商务往来越来越密切了,这种密切的往来事实上已经大大促进了整个东南亚经济的发展。鉴于目前的情况和发展的苗头,不少经济学家都预言,未来的 21 世纪将是东亚经济大发展的世纪,东亚的经济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另一个中心。从这一点来说,在东南亚各国保留华人的语言不是十分有利的吗?

至于华语及其方言的前景,在东南亚华人中将会越来越多地掌握当地民族语和英语,对自己的语言来说,统一的华语是受欢迎的,还会不断普及的,方言的萎缩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亡。《东南亚研究》1994 年 1 月号黄滋生所译的洪玉华《菲律宾华人的形象》一文有两个数据十分有意思:

1969 年对 2490 名学生的调查:

华语流畅者——32.4%

英语流畅者——37.7%

菲语流畅者——59.6%

家庭使用华菲混合语者——36.9%

家庭使用华语的——44%

1989 年对 381 名学生的调查:

华语流畅者——24.4%

英语流畅者——68.24%

菲语流畅者——85.3%

福建话流畅者——47.5%

家庭使用华菲混合语者——77.94%

家庭使用华语的——10.5%

在语言政策比较宽松的菲律宾,情况尚且如此,在其他国家,华语及其方言的萎缩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今后是沿着这种趋势迅速滑坡呢,或是会出现其他转机?这当然还取决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

参考文献

- D.G.E. 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北正中书局 1985 年版。
-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哈马宛《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客家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82 年版。
- 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杨启光《雅加达华人大众文化窥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 1995 年第 3 期。
- 饶尚东《新加坡的人口与人口问题》，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979 年。
- 杨贵谊《闽南方言在新马区域语言中所扮演的角色》，《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李如龙《闽南方言和印尼语的相互借词》，见《中国语言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2 年 5 月。

目 录

略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代序)·····	李如龙(1)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景·····	李如龙(1)
进一步提升中文水准 重新认识方言的价值 ·····	甘于恩(16)
新马华社与马来语文近况 ·····	杨贵谊(33)
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报告 ·····	陈松岑 徐大明 谭慧敏(48)
试论华人马来语的历史作用 ·····	许友年(91)
《华夷通语》研究·····	李如龙(109)
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日常用语及其文化认同探析·····	杨启光(125)
印尼华人的多元语言及其性征 ·····	[印尼]迪德·吴托摩(154)
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闽南方言·····	高 然(165)
南洋客家人的语言和文化·····	李如龙(195)
柬埔寨第三代华人潮汕话记略·····	潘家懿(206)
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客家话记略·····	李如龙(214)
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士乃镇的客家方言·····	练春招(225)
后记·····	(262)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景

暨南大学 李如龙

马来西亚的华人大约有 500 多万。在东南亚,从绝对数说,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华人。从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说,仅次于新加坡。从保存华人的语言和文化说,马来西亚的不少地方还保留着华人社区乃至汉语方言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还有相当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这在东南亚各国已经不为多见了。这种情况,向来为有关学者所关注。近几年来,马来西亚来华留学的学生逐渐增多,在暨南大学求学的就达百余人。在同他们接触中,我们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语言和文化增加了许多感受。为此,在我们建立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课题中,关于马来西亚华人语言的研究就成了首选的内容。

1994 年秋天,我们在马来西亚来校留学生中进行了关于当地华人的语言生活的调查访问,也发了一些问卷。后来,在这些同学的协助下,又把同样内容的问卷带到马来西亚的南方学院请那里的学生填写。这样,我们先后收回了 134 份答卷。鉴于大多数是来自柔佛州的华裔学生填写的,我们选定了 114 份这样的卷子进行统计和分析。在调查过程中,马来西亚留学生丘光耀、黄玉婉、吴翠美等热情支持,协助做了不少工作,应该感谢他们。我的硕士研究生王芳、刘志先也参加了具体工作,这也应该加以说明。以下是结合我们的访问座谈对于这些问卷所作的分题报告。

一、社会语言品类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多语社会。

从不同的民族语言说,那里普遍通行着汉语、马来语和英语。马来族是马来西亚人数最多的主体民族,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独立后的国语。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千百年来和马来人有频繁的交往,一般人都能使用马来语作日常交际(包括没有文化的老一代华人),新一代在学校受过教育的则都接受过国语的训练,听说读写都不成问题。英语则只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华人中通行。

就汉语的情况说,现今最普及的是普通话,在当地称为华语。这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后,那里兴办的新式华文学校就采用了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近数十年来华语的广播、电视、电影也十分普及。

关于华语和国语的普及情况,是我们问卷调查的第一项。在 97 份有效答卷中,答案如下:

	已普及	大体普及	不大普及
国语	38	54	5
华语	56	40	1

所以有以上不同看法,一来与答卷者住地的不同情况有关,二来对于怎样算是普及各人也可能有不同尺度。按照一般的情况而言,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华文学校办得越多,华语就越普及。柔佛州华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按 1980 年的资料占 38.4%,在全马来半岛平均数(33.8%)以上,(林水椽等,1984,454 页)而且与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毗邻,华文学校也比较多,南方学院、宽柔中学都设在这里。应该说,这里的华人社区中的华语比马来语普及是符合逻辑的。

除了华语之外,那里还分布着许多闽、客、粤方言。人数最多的是闽南话,包括当地所称的福建话(漳泉一带闽南话)、潮州话、海南话,其次是粤方言(当地称广府话或广东话)、客家方言(客家话),还

有闽方言中的闽东方言(福州话)和莆仙方言(兴化话)。在我们的 110 份答卷中,学生的母语包括:

总计	福建话	潮州话	客家话	广东话	福州话	海南话	兴化话
110	50	17	20	17	3	2	1

而且对于“本地通行的主要方言”(包括“第一方言”、“第二方言”)这些栏目,绝大多数答卷都填上了明确的方言名称。只是有的把“华语”也作为“方言”的品种填上了。可见,在柔佛州,大体上还存在着汉语方言的社区。例如在居銮,有客家话、福建话,在永平有福州话、客家话,在古来,有广东话、客家话,在麻坡有福建话,广东话。

在更早的时候,汉语方言在东南亚各地的分布有更加明确的地域。例如半个世纪前的 1947 年柔佛州内汉语方言的分布就曾有如下的记录(麦留芳,1985,89 页):

	新山县	新山市	居銮	峇株巴辖	麻坡
广东人	13%	20%	27%	9%	9%
福建人	7	17	26	47	53
海南人	7	10	9	6	10
客家人	55	10	28	10	6
潮州人	11	36	3	15	23
其 他	6	7	6	13	3

我们的问卷调查是随机的,就各方言人数在总体上所占的比例来说,却也与 50 年前的情形大体相仿。

华人到马来西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大量到马来西亚定居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林水椽等)除了“卖猪仔”去的契约华工之外,大多是以投亲靠友的方式陆续迁徙,并且按方言和祖籍集中聚居的。因为在那远隔重洋的异国他乡,如无亲人和老乡的照应,是很难

立足的。定居之后,宗祠、公冢、宫庙乃至按姓氏组织的宗亲会、按祖籍组织的同乡会、联谊会等组织,在乡亲之间济贫救困、养老送终、互助合作创办实业或者是争取权益、反抗迫害等方面都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就是方言流播和形成帮派的历史背景。

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东南亚各国不论国籍、不分民族地被卷入灾难,帮派的界线不如以前明显了。在战后的民族独立的风云中,在民族独立国家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按方言区分帮派一再受到冲击,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也失去原先的作用,如今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陈迹。然而用方言词语所记录下来的某些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些习俗,以方言形式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曲曲乡音,都可以唤起人们的依稀记忆,给人们留下安慰和鼓舞,这便是方言地域不容易最后打散,方言不容易最后消亡的深刻的文化原因。

马来西亚的华人中掌握英语的差异主要决定于文化程度,当然,和年龄也有一定关系,和方言母语似乎关系不大。我们的问卷有父辈家庭成员和平辈家庭成员掌握华语和英语的情况及其文化程度情况的调查项目。以下是各方言区的两代人掌握华语和英语的情况:

方言区	有效答卷	父辈人数	平辈人数	父 辈						平 辈			
				通华语			通英语			通华语		通英语	
				小学 以下	中 学	大专 以上	小学 以下	中 学	大专 以上	中 学	大专 以上	中 学	大专 以上
福建、潮州话	55	105	103	61	38	6	10	21	6	85	18	70	18
客家话	20	39	30	26	16		1	9		22	8	16	7
广东话	17	27	32	20	5	2	2	4	2	20	12	16	11
其 他	4	9	6	5	3	1	1	3		1	5	1	5

从上表也可以看到,不论老辈、小辈,华语是相当普及的。据我们访问,即使是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大体能听普通话。而英语主要是青年一代掌握的,青年人中极少不上中学的,上了中学就有英语的训

练和要求,老一辈华人是否懂英文,一是与文化程度有关,二是与职业有关。中年以上华人通英文者大多是高中以上程度的白领阶层。

二、个人语言能力

生活在马来西亚华人区这个多语社会里的人,大多数都是高明的多语人。然而就多语能力而论,不同年龄、性别、方言母语、文化程度、职业的人都有明显差异。我们的问卷调查虽然还设计得不够仔细,回收材料也不够理想,但也可以看出一点眉目。

关于父辈的语言能力,回收的有效答卷只有 37 卷。无效卷子主要是漏(未填)和略(只写“方言”,未指出几种、何种方言)。有效卷中提供的样本有 68 例,掌握 3 种语言以上的达 65 例。具体分布如下:

方言区	样本	兼通语种(含华语、国语及各种方言)数及人数					
		2 种	3 种	4 种	5 种	6 种	7 种
福建(潮州)话	33	2	12	13	5		1
客家话	15		2	6	5	2	
广东话	13		7	2	2		2
福州话	3		2			1	
海南话	2		1	1			
兴化话	2	1				1	
合 计	68	3	24	22	12	4	3

从回收答卷和本项有效卷数的比例来看,福建话区的有效卷还不到半数(67:33)而其他方言则大多数答卷有效。如果说,填表粗疏不认真的偏偏都是说“福建话”或潮州话的学生,不大好解释。另一种可能是以福建话、潮州话为母语的中年人(答卷中的父母年龄均在 41~63 之间)确实通多语的较其他方言母语的少。如果这种可能是

符合事实的,倒是有个合适的解释:福建话和潮州话是较为相近的“闽南话”,说这两种话的人数相加,在华人总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据 1980 年马来半岛华族人口统计,363 万华族总人口之中,“福建”加“潮州”的人口达 178 万,占总人口的 55%(林水椽等,184,465 页)。可见,闽南方言在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强势方言。在不同的方言的接触中,往往是操弱势方言的人学强势方言的多,而操强势方言的人学弱势方言的人少,这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规律。近二十年间,强势方言广州话已经成了全广东省的共通语,潮州话和客家话在广东省内成了相对的弱势方言。全省的城乡各地,不论是潮汕人或客家人都在学用广州话,而原来操广州话的人就很少,去学习客家话或潮州话。可以相互比照。

在父辈掌握双语的情形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不同方言区的人在兼通的语言品种上是有差异的。

上述 68 份有效样本中兼通英语的父辈广东话为母语的大学程度 1 人,闽南话为母语的高中程度 3 人,大学程度 2 人;其余方言区未有。这说明兼通英语的父辈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年人,而就文化程度而言,闽南话、广东话为母语的人要比其余方言区的人高些。

在兼通多种语言的父辈中年人,不同方言区的人兼通的品类也有些不同,请看下表:

方言区 样本总数	兼 通 华语的	兼 通 国语的	未 通 国语的		兼通福建话、 潮州话的	兼通广东话、 客家话的
			男	女		
福建、潮州话 33	33	23	3	8	12	4
广东话 13	13	7	2	4	4	9
客家话 16	16	16	○	○	2	7
福州话 3	3	1	1	1	○	○
海南话 2	2	1	○	1	○	○